

華盛頓、東京、北平都在玩牌

尹慶耀

如果玩牌是一種賭博，在賭博中沒有必勝的贏家。別人玩「中共牌」，中共也可把別人當「牌」玩。蘇聯不能玩「中共牌」嗎？倘使蘇聯也玩起「中共牌」來，其後果又當如何？

蘇聯擴張野心不死，西方玩「中共牌」的興趣就不減；西方玩「中共牌」的興趣不減，蘇聯就要以擴張行動來加強其戰略態勢。這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對人類世界而言，絕非什麼吉祥之兆。

在西方，西德總理施密特就心當前的國際局勢，有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在伊朗和阿富汗問題上，美蘇都沒有和平解決的意向，而是雙方各要求其盟國忠誠、團結，使緊張情勢更加深刻。說這和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情形極為相似，並不算誇張^①。在東方，儘管一般日本人仍願在美國核子傘下安享經濟繁榮的成果，但近來鑒於蘇聯威脅的加重，贊成加強防衛力量的人數，是漸漸增多了。也許只是選舉把戲，連一向主張「非武裝中立」的日本社會黨，最近也把它的這項政策「暫時」擱置。而日本輿論界更有提倡日美歐「共同防衛」的論調出現^②。

這些都不是為了迎合中共「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理論和「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主張，而是緊張的國際局勢使然。近年來中共的作為和西方拉攏中共的行動，促成了國際緊張情勢的升高，而緊張的升高又助長了西方玩「中共牌」的興趣。這種螺旋形的反覆攀升，使得西方不自覺地接近它們原先所反對的中共理論與主張，誤觸中共預先佈好的蛛網，那將是西方的悲劇，也將是人類的悲劇。

註① 參閱「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四月廿八日）第四面。

註② 「日美歐『共同防衛』有其必要」，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卅一日）第十面。

當然，西方無所偏愛於中共，但却對蘇聯抱有極高的警戒心。問題只在什麼是遏阻蘇聯擴張的有效方案。

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一項研究報告指出，決定蘇聯外交與對外交涉的三大因素是：安全保障、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在這三者之中，蘇聯對安全保障的要求幾已近乎偏執狂。它要求的不是與對方「對等」，而是要保持「優勢」。報告引用美國國防部情報局(DIA)前局長威爾遜(Samuel Wilson)將軍的話說：蘇聯與美國的戰力比較，如果不到七比一或八比一的程度，蘇聯就會不安。他認為，倘若能達到十五與一之比，蘇聯才會開始感到心安^③。

日人白井久也曾經指出，蘇聯一直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在歷史上，十三世紀蒙古人席捲俄國大陸，十九世紀拿破崙攻陷莫斯科，二十世紀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兩千萬俄人喪生。在地理上，歐俄正面、亞俄正面，地勢平坦，缺少天然要塞，易攻難守。爲此，百分之百的安全，無法使蘇聯滿足，它的領導人所追求的是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安全保障。於是，就常以鄰國作犧牲。蘇聯進軍阿富汗，依布里茲涅夫的說法：如果採取別的行動，則蘇聯南部邊境，就會埋下對蘇聯形成重大威脅的種子，蘇聯自然不能視而不見^④。

另一位日人坂本義和爲文指出，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英、法、日、美等軍事強國，曾於一九一八年武裝干涉過蘇聯。十七年後德國又進攻蘇聯，在這次大戰期間，蘇聯的工業與農業中心地區被佔領或遭破壞，總人口中有十分之一被殺。這些事實使蘇聯對外抱有一種恐懼和不信任感，認爲只有加強「紅軍」才能自保生存。另一方面，蘇聯的產軍複合體(工業軍事綜合體)遠比美國強固，易於從事軍備競賽。在此情形下，日本與美國、中共、北約組織同調，在編織反蘇包圍網方面分擔一部分責任，就更促使蘇聯擴充軍備，加強產軍複合體，而日本週圍的蘇聯軍力就更進一步增強^⑤。坂本係就日本立場立論，其實，這道理可通用於自由世界。

就前引美日雙方的研究言，其合乎邏輯的結論應該是，充實本身力量以遏止蘇聯的擴張，惟應力避挑逗性的刺激，以免蘇聯更神經質的因恐懼、不安而瘋狂地擴軍。如今西方玩「中共牌」，在蘇聯邊境製造不安，以刺激它那本已歇斯底里的神經，乃是反其道而行。就無怪坂本義和說，西方包圍蘇聯的政策已發生反效果了！

註③ 美國衆院外交委員會報告「蘇聯外交動態學」(日譯名)第二部「與俄人往來之道」(1)(2)，日本《產經新聞》夕刊(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十八日)第一面。

註④ 白井久也「蘇聯的斷面」(1)，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第四面。

註⑤ 坂本義和「發生反效果的對蘇包圍政策」，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第五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蘇聯有過圍堵、大量報復、低盪等政策。照理，「低盪」本是緩和緊張，對蘇聯的刺激較少，蘇聯應該放棄或少減緩它因受加勒比海危機的刺激，從一九六五年就開始全面發展各式武器的步調。事實不然，蘇聯在七十年代武器生產高速度增加，尖端武器至少可與美國平衡，傳統武器的生產則遠超過美國。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資料，雙方普通武器生產量的比較如左：

美蘇普通武器生產比較（1977-79年平均產量）

品類	美國	蘇聯
戰車	650	2,000
戰國機	275	500
直昇機	150	350
主要水面艦艇	10	10
攻擊用潛艇	3	6
其他戰國用車輛	1,000	5,000

這種情形的出現，固然是美蘇雙方對「緩和」的解釋不同。可是，美國在對蘇緩和的過程中，一方面在自由世界搞「夥伴關係」，要夥伴們分擔世界性防衛責任；一方面在共黨世界拉攏中共，用以制衡蘇聯。而不論美國提出的「三邊」（美、日、西歐）或「四角」（美、日、西歐、中共）關係，都不外聯合多數來對付、包圍蘇聯。中共更大嚷大叫要組成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來對蘇聯進行包圍、孤立、打倒，蘇聯能不反擊？於是，蘇聯的「權力均衡」觀，就把美、日、西歐、中共的力量都計算在一起，利用自己財富集中在政府之手，而其產軍複合體又極為強固的優點，大量擴充軍力，使其對上述「四角」的總合力量還要佔有優勢。則所謂七比一、八比一、十五比一，就蘇聯言，就更有必要了。

中共曾經指摘，莫斯科牌的「友好合作條約」是蘇聯對第三世界進行滲透、擴張、侵略的工具^⑥。但一項不爭的事實是，中共與西方勾搭才加速了蘇聯以「友好合作條約」在世界上佈置戰略棋子的步調。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訪平，為尼克森往訪鋪

註⑥ 〱新華社〱記者述評「蘇聯的南下戰略危害第三世界」，該社北平（一九八〇年四月廿一日）電。

平了道路，當時美國爲打開中共門戶一事，舉國若狂的感到歡欣鼓舞。同年八月九日爲期廿年的「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成立，十二月印巴戰爭，蘇聯支持印度擊敗巴基斯坦，削弱了美國和中共在該一地區的影響力，却提高了蘇印在西南亞的地位。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爲期廿五年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十二月五日的「蘇阿（富汗）友好善鄰合作條約」，是中共與日本簽訂「和約」及其與美國加緊勾搭的直接反應，這使得蘇聯無論援助越南或進軍阿富汗，都有了條約根據！從蘇印條約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五日爲期廿年的「蘇聯南葉門友好合作條約」，在七十年代這十年期間，蘇聯與第三世界的亞非國家，共簽了九個同類性質的條約。蘇聯一方面以代理戰爭方式，逐步掌握戰爭資源產地、貿易運輸孔道及軍事戰略要地；一方面親自出兵阿富汗，企圖問鼎中東、印度洋。這些都該記入玩「牌」和「反霸統一戰線」的帳冊中。然而，這些「牌」和「線」會暫且束之高閣嗎？不會。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問過中共，今年五月間耿飈和華國鋒分訪美日，蘇聯對此又該如何看法？

三

蘇聯一直在抨擊美、日、中共搞三角軍事聯盟，日本一再聲明它不和中共搞軍事聯盟，美國迄今也只出售一些軍事技術裝備給中共，還談不到聯盟。可是，中共却似乎有把這三方面的關係渲染成聯盟。在耿、華啓程外訪之前，中共首次在南太平洋試射它的第一枚洲際飛彈（火箭），就使這些訪問蒙上了濃厚的軍事色彩。

五月十八日中共試射的飛彈，一般認爲係從中國西北發射，射程約一萬一千公里，這會把蘇聯全境都涵蓋在它的射程之內。依照香港「文匯報」的說法，專家認爲，洲際飛彈試射成功，必須解決三項難題：火箭的推動力、導航系統和重返大氣層的技術，這意味着中共的電子科學與遙控技術又進入一個新階段。該報說，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這樣估計：其中「牽涉到一種蘇聯迄今還未能完全掌握的先進技術」^⑦。所謂蘇聯向未能完全掌握的技術，若果真有其事，蘇聯一定會懷疑這是否會有美國方面的協助？這種疑問是必然會發生的。而耿飈即在此種氣氛中訪美，更會令人有華盛頓與北平行將加強軍事聯繫的印象。

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美國禁止出售任何具有軍事潛在用途的設施給中共。一九七九年卡特總統改變態度，以個案爲基礎，允許出售禁止賣給蘇聯的軍事與商業兩用的技術給中共。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即美國政府宣布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直接進行數項制裁措施的同一天，卡特作了兩項決定：其一是某些商業和軍事兩用的技術售給北平，將成爲一種常規，而不再是根據個案考慮的意外，這可消除許可證方面的繁雜手續；其二是取消對中共購置某些軍事項目的嚴厲限制，這些項目包括卡車、超地平線雷達、

註⑦ 「爭取和平的一項努力——中國洲際火箭發射成功」，香港《文匯報》（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九日）社論。

通訊設備、直昇機及其他經特別設計供軍事用途的項目^⑥。就在同月上旬，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平，提議出售一套美國高級技術的通訊衛星地面接收站給中共。依照美國國務院的說法，耿飜往訪就是使一月四日的決定產生實質效果。

耿飜在美會見了國防部長布朗、國務卿穆士基、白宮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乃至卡特總統本人，也參觀了外人不易看到的美國軍事設施和工廠。

人們注意的是美國會不會出賣武器給中共，或是中共能從美國一月四日決定的範圍內獲得一些什麼樣的東西。耿飜從北平啓程在臨上飛機之前，答覆記者所提有關中共向美國購買現代化武器的問題時說：中共願意向美國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但是，中共不會勉強美國政府去做它所不願做的事^⑦。從他的口氣中體察，武器交易至少在目前還不甚容易。

耿飜訪美期間，和布朗的會談是最重要的。事後布朗宣布，美國政府已批准防空雷達、直昇機和通訊裝置等器材出口證的申請，並批准出售電腦給中共。又五角大廈發言人發表對中共提供裝備部分細節的說明，說布朗已通知耿飜，美國政府已經批准了以下項目有待出口的執照：(1)戰術防空雷達裝置；(2)運輸直昇機和飛機；(3)試驗噴射引擎所用的儀器；(4)拖拉卡車；(5)無線電器材；(6)對流層通訊器材；(7)雷達早期警報機的天線；(8)「消極對抗裝置」——包括愚弄干擾電子儀器攻擊飛機^⑧。

右述裝備中共須向民營企業採購，由美國政府核發出口證。出口證的批准當不成問題，但價格的高低則須經一番商談。至於若干軍民兩用的高級技術輸出，還須待同盟國對共產集團戰略物資輸出統制委員會(COCCOM)的核准。那是還需要一番手續的。依照美國國防部的說法，中共軍隊裝備水準，要落後西方國家廿年以上，其軍隊「現代化」所需經費最少也要超過五〇〇億美元。又美國迄今仍不肯出售精密武器給中共，只對中共提供純防禦性非殺傷武器，而美國準備對中共提供的超越地平線的長程早期警報雷達，已為耿飜所拒^⑨。美國和中共都怕過分刺激蘇聯，因此這次交易的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可是所謂形式意義，偏偏又是刺激蘇聯。

四

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日，反不如「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飜在美所受的歡迎隆重。耿飜接受軍禮

註^⑥ [華盛頓郵報] 季耶林(Philip Geyelin)作，[中國時報] 編譯室譯「美國目前不會出售武器給中共」，臺北，[中國時報] (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五日) 第二版。

註^⑦ 「新華社」北平(一九八〇年五月廿四日)電，香港[文匯報] (同月廿五日) 第二版。

註^⑧ 參閱「新華社」華盛頓(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電，香港[文匯報] (同月三十一日) 第二版。

註^⑨ 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魯瓦克(Edward Luttwak)在臺北談話，臺北，[聯合報] (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 第二版。

歡迎，有十九響禮砲。六月廿七日華國鋒抵達東京，沒有禮砲，不着禮服的歡迎行列中，最高只有一名臨時委任的「首席接待員」小川平四郎。由於恰值日本國會不信任案的政治風浪之際，很多政治人物都忙於佈置競選，以致在日皇裕仁的晚宴（廿七日）中，有九位閣員未出席作陪。國會議業經解散，既定的華國鋒在國會演說，也只好取消。儘管其他場面也稱得上熱烈，但華某此行總令人感到有某些「美」中不足！這除上述日本本身的政潮影響外，應當另有其他原因在。

如前所述，把安全防衛寄託於美國核傘，自己安享經濟繁榮的成果，幾已成日本戰後政策的主要特色。儘管日本並不放棄向蘇聯索回北方四島的要求，但在經濟大國、軍事小國的現實條件下，仍願在莫斯科與北平之間保持等距離，甚至爲了便於作生意，而倡言「全方位」外交。伊朗與阿富汗問題爆發後，美國一則要求日本提高國防經費、充實自衛力量，再則要求日本跟隨美國制裁伊朗、杯葛莫斯科的奧運會。日本雖然踟躕着跟進，心裏可老大不情願，國內且不乏反對之聲。

適值此際，首先是今（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中共「國防部」副部長粟裕在北平「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部第一戰史研究室室長岩島久夫及防衛大學講師土井寬，他聲言像日本那樣富裕的國家，將防衛經費提高到GNP〇・九%以上來加強軍備，應該是可能的^⑫。其次是四月廿九日，中共「副總參謀長」伍修權與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中曾根康弘會談時說：日本在技術和財政兩方面，都具有在質、量雙方加強（軍事裝備、自衛隊能力）的條件。他強調依他個人的意見，日本的防衛經費由GNP〇・九%提高到二%，對日本經濟也不會有大的影響^⑬。此外，甚至與軍事毫無關係的鄧穎超，也於五月十三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牧野可祝率領的日本主婦同盟代表團時，大吹其日本軍備增強論^⑭。

美國雖要求日本增強防衛能力，但並未要求其將防衛經費提高到GNP的二%。因此，日本國內對伍修權的談話頗多反感，連外相大來佐武郎也於五月九日在衆院沖繩北方問題特別委員會答覆關於伍修權談話的詢問時，就(1)日本不做軍事大國及(2)保持必要的防衛力量等基本方針加以說明後，聲稱：他國不了解我們的國民感情和戰後的發展經過，輕言提高防衛經費乃是「干涉內政」^⑮。

華國鋒訪日，除鼓吹反霸外，主要目標在經濟方面，中共目前還不大可能向日本購買武器。不過，日本並不歡迎中共過度強調反霸（雖然日本人也反蘇），尤其不願造成一種美、日、中共三角軍事聯盟的印象。而中共一再要求日本增加防衛經費，更發射洲際飛彈，爲華、耿等一壯行色。那也許反而成爲華國鋒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註⑫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第一面。

註⑬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第二面。

註⑭ 日本〔產經新聞〕夕刊（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四日）第二面。

註⑮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第一面。

在華國鋒抵日前夕，日本「朝日新聞」社論，曾以「華國鋒來日應該率直地會談」為題，提出幾點意見：首先說日本外交的基本立場，是不敵視任何特定國家。應該率直地告訴華國鋒，日本不能同調中共的反蘇言論；其次，關於國際情勢方面，應求對亞洲和平有所貢獻，尤其緊要的是朝鮮半島的形勢。復次，中共能否成為亞洲安定的政治勢力，能否成為原油、煤炭等能源之安定的供應來源，是日本所最關心的事。最後，日本是在明白的「不從事軍事合作」的原則基礎上，才應允向中共提供政府貸款，在經濟、文化、技術方面採取積極合作的姿勢。問題是，談到經濟合作，是否僅僅有計劃，而沒有整備一種接受合作的態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以何種程度引進市場原理以提高刺激因素，又將採用何種的企業營運方式等等，迄今還不够明朗。該報主張對於雙方交流的若干差距，還應該予以彌補¹⁶。

前引「朝日新聞」社論提到，華國鋒在日將會晤舊友、參觀工廠、港口，在NHK會館講演，直接向日本國民談話。但是，華國鋒屬於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死後的第二代，高踞黨、政、軍頂峯，率直說來，日本國民對他所知不多，希望華國鋒能利用機會，對日本現狀及日本人多所瞭解¹⁷。據說，華國鋒在日所留印象不惡，但這只能說是他個人的成就。

五月廿八日華國鋒與大平正芳第二輪會談中，同意雙方在包括石油、煤炭在內的能源共同開發方面，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並決定今後定期舉行部長級會議，以加強雙方關係¹⁸。同日，中共「外交部」長黃華與日本外相大來佐武郎簽署雙方「科學技術合作協定」，規定合作可採下列形式：(一)派遣和接受科學家和技术人員；(二)舉辦兩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參加的討論會、研究會等；(三)進行共同研究；(四)交換有關科學技術情報；(五)「兩國政府」同意的其他合作形式。據悉，為達成本協定的目的，將設立由「兩國政府」代表組成的「中日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輪流在日本和中國大陸會晤。上項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兩年。期滿後，如任何一方「政府」不在六個月以前通知另一方予以終止，則協定將繼續有效¹⁹。

在華國鋒訪日期間，「新華社」於五月廿七日報導，從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建交以來，八年間的貿易總額累計達二八〇億美元，相當於建交前廿二年雙方貿易總額的五倍。雙方已就合作開發渤海石油和煤礦等資源達成了幾項協議。「新華社」透露，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大平正芳訪問大陸時表示，日本政府決定通過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向中共提供長期低息的政府貸款，用於修建鐵路、港口、電站等六個項目。一九七九年度的貸款額為五〇〇億日元，已於四月間簽訂了協議。「中國銀行」同日本有關銀行就六〇億美元中短期限銀行貸款和四、二〇〇億日元——相當於二〇億美元資源開發貸款於去年五月間交換了備忘錄。日

註¹⁶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廿六日)社論。

註¹⁷ 同¹⁶。

註¹⁸ 中國新聞社「北平」(一九八〇年五月廿八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九日)第一版。

註¹⁹ 中國新聞社「北平」(一九八〇年五月廿八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九日)第一版。

方向中共提供的第一筆資源開發貸款一、二二八億五、〇〇〇萬日元——相當於五億多美元的協定已於五月廿三日在東京簽訂。這筆貸款將用於開發華北油田和勝利油田，以及用於開發中國山東的鮑店、蔣莊和山西的西曲煤礦²⁰。

五月廿九日華國鋒在東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記者問社會制度不同會不會使中共與外國的經濟合作有限度，華國鋒回答說：「我認爲沒有什麼限度，要說有限度，那就是中國的消化能力，（還）要按中國的法律來辦事」²¹。事實上，東協國家對日本經援中共會不會影響到對它們的援助，以及是否會助長中共產品與該等國家產品的競爭力就頗爲耽心，大平訪平時將經援用途限於前述六項目，即係顧慮到東協的此項反應。此外，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能源開發極感興趣。惟隨華國鋒訪日的中共「副總理」谷牧，於五月廿八日在日本外務省飯倉公館午餐時對大來外相表示，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日中長期貿易」所決定的中共對日本石油供應中，一九八二年的一、五〇〇萬噸，尚須加以檢討²²。這暗示中共無力如數供應。日方認爲中共前年石油產量一億四千萬噸，去年一億六百萬噸，產量幾無增加，而內部需要提高，對日本形似「饑餓輸出」。一九八二年的一、五〇〇萬噸固無力實現，即使明年的預定提供額九五〇萬噸（今年爲八一三萬噸）能否兌現，也頗有疑問。但中共輸往日本的原油價格却已提高到三四·六二五美元一桶。此外，華國鋒在日，承認大陸國民個人所得僅二五〇美元，而中共「法律」之不備，常使外國投資者裹足。由此看來，經濟合作自然會是有有限度的。

不過，華國鋒訪日的成就，仍然在經濟和科技合作方面。他在日期間，日本電氣公司（NEC）宣布，曾接獲中共購買人造衛星地面接收站的訂單，價值二〇億日元（九〇〇萬美元），將建在北平附近。它將是中共第四個地面接收站，其他三個乃美國供應。這筆交易要在獲得巴黎統籌委員會（即COCOM）的批准後，可望於明年中建成使用²³。華國鋒在前述記者會中，關於日本防衛問題的答覆，倒是相當慎重的。他說：「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有權利擁有自己的防衛力量，維護自己的獨立主權。但是日本怎樣辦，我們不干涉日本的內政」²⁴。

在同一個記者會中，華國鋒重申中共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關於自主和平統一的主張，「贊賞」南北韓對話，指出美國應該從南韓撤軍，聲言南韓不發動戰爭，北韓就不會南侵，並對南韓大肆抨擊。他在NHK會館講演時，又強調從西亞到東南亞，都遭受着「霸權主義的威脅」。在朝鮮半島問題及反蘇姿態方面，中共和日本顯然不同。但誠如「朝日新聞」

註²⁰ △新華社▽北平（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七日）電。據稱爲該社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的資料。

註²¹ △新華社▽東京（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電。

註²²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第二面。

註²³ △路透社▽東京（一九八〇年五月廿八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九日）第一版。

註²⁴ △新華社▽東京（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電。

所說，單就高層會議而言，給人一種大平的調子常常隨和中共的主張的印象²⁵。如今大平已死，中共是否會有些悵惘之情！

五

過去，美國副總統孟岱爾訪平時，曾強調八十年代的雙方關係。華國鋒訪日所發表的「聯合新聞公報」，更鼓吹「爲邁向廿一世紀的中日友好合作關係建立了新基礎」²⁶。

華國鋒對記者提出的這次首腦會談中是否着重討論了加強日、美、「中」關係的問題，回答說：「我在同大平首相的會談中，着重談的是加強中日兩國友好合作的問題，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予以高度評價。日本加強同美國的同盟關係，也積極發展同歐洲的關係，對此我們是贊賞的」²⁷。這些話相當技巧，強調了美、日、西歐和中共的關係，但未使得「全方位外交」的日本過度受窘。可是，中共發射洲際飛彈，爲華國鋒和耿飈外訪壯行色，並藉以烘托美、日、中共間的軍事關係，這件事至少在日本未曾引起有利反應，那個堅持禁核三原則的國家，曾經爲此向中共提出過抗議。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於六月四日在華盛頓「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演說。他提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著名的三角外交，已不再是項適當的觀看我們與『中國』關係的觀念架構」。這意味着美國將改變「三邊平手」或「等邊三角形」的觀念，不再在莫斯科與北平之間維持等距或平衡，而要偏向中共一邊。儘管郝爾布魯克重申「我們不會賣武器給『中國』，或與『中國』聯合在軍事計劃上作某些安排。目前的國際情況不適合我們如此做。我們和『中國』都未追求這樣一種聯盟的關係」。不過，他又接着說：「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可以並且將藉着允許技術轉移，而協助『中國』改善安全的努力。這種技術轉移，包括出售經過謹慎選擇的雙重用途的技術項目，和防衛性的軍事支援裝備」²⁸。

六月五日鄧小平對美加報紙社論撰寫人訪問團說：「整個來說，我們對中美關係的發展感到高興，所以我們歡迎美國的這個新的立場」²⁹。蘇共「真理報」則抨擊耿飈訪美「顯示中（共）美修好的兩個主要特色」就是「反蘇」，和「擴大到軍事範圍」

註²⁵ 參閱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社論。

註²⁶ 「中國新聞社」北平（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電，香港「文滙報」（同月卅日）第一版。

註²⁷ 「新華社」東京（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電。

註²⁸ 郝爾布魯克演說，係根據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〇年六月六日）第五版譯文。

註²⁹ 「美聯社」北平（一九八〇年六月五日）電，香港「文滙報」（同月六日）第二版。

②。至於日本則在維持既定政策或為適應美國政策而自行調整方面頗感困惑。甚至耽慮由美返途在東京停留時，日本軍方高級人士都避免與其接觸。這是說，日本玩牌的態度比較慎重。

「真理報」說，稱「華盛頓與北平間有軍事聯盟」還「言之過早」。它認為美國在玩「中共牌」，中共也在玩「美國牌」。這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華國鋒在日本時說：「中國人民」爲了保衛自己的獨立和安全，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建設和加強自己的國防力量。但是，中共在致力「現代化」時，需要一段和平的時間，英前首相加拉漢在平訪問後所得的印象是，中共將採各種措施，力爭廿年內不打仗^③。如果此話可信，那麼中共也應把它有限的資金用在發展農業、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不能把國防經費的比重提高。

據悉，中共曾試射了兩枚洲際飛彈，第二枚並未達到預定射程，究係改變計劃或試驗失敗，中共未曾透露。又即使中共仍使用液體燃料的洲際飛彈，技術上已無問題，但作實戰配置尚須十年。華國鋒在日本說：「我們正在發展少量的戰略武器，目的是爲了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對付霸權主義大國的核訛詐」^④。這霸權主義大國，自係指蘇聯而言。中共的洲際飛彈射程雖可達美國的阿拉斯加及西海岸，但美國認爲目前中共無攻擊美國的意向，且其洲際飛彈數量及命中精度到達足與美國對抗程度，至少也還需要十幾年歲月，因而美國似乎只注意到中共遏阻蘇聯擴張的能力業已提高，更加樂於協助中共增強防衛能力。換言之，中共發射飛彈恫嚇蘇聯、引誘美國的雙重目的可同時達到。然而對安全感有偏執狂的蘇聯會因此受到威脅，必然將以行動反應，它和美國的核武器均勢，必然將西歐及中共的力量計算在美國一邊而思有以過之。如此，中共與美國是否也需要決心從事競賽，豈不是一個微妙的問題。

如前所述，一般認爲中共軍隊的裝備水準，落後世界二十年以上，全部現代化，需要五〇〇—六〇〇億美元的資金與技術援助，美國無力滿足中共的慾望，而且衆議院已一致決議，禁止以國際安全與開發援助計劃的基金用來協助中共^⑤。現今美國應允出售給中共的純防禦性非殺傷用武器，包括技術移轉，總額不過數億美元。且實現尚需時間。而中共財力短絀，對購買美國武器並不過分熱衷，一方面也是爲了懼怕過分刺激蘇聯。因此，我們說這項武器與技術交易，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美國與中共接近一步，就更與蘇聯疏遠一步。從此一意義言，中共是值得高興的。但從另一角度看，此舉形式上已構成刺激蘇聯，實質上中共實力的提高不足與蘇聯對抗，却足以威脅鄰邦。這是否符合中共和美國的長遠利益，自大有疑問。而若干亞洲國家，顯然對此頗

註^③ 法新社莫斯科（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日）電，臺北，「中國時報」（同月八日）第一版。

註^④ 合衆國際社北平（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四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十五日）第一版。

註^⑤ 新華社東京（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電。

註^⑥ 中央社記者冷若水華盛頓（一九八〇年五月卅一日）電，臺北，「聯合報」（六月一日）第一版。

感憂慮。

美國國內也有不少人士反對美國玩「中共牌」，因為那已經增加並且將繼續增加世界局勢的緊張，使美蘇關係更難以調整。此外，人們也會想到，第二次大戰期間，爲了對抗希特勒，西方曾大量援助蘇聯，不曾預料到會把蘇聯培植成一個今日之大敵。如今西方再援助中共，會不會重蹈過去的覆轍？人們還記得，當中共向蘇聯「一邊倒」時，曾經獲得不少蘇援的裝備、武器，日後跟蘇聯在邊界衝突，中共使用的就正是那些裝備、武器。曾經在朝鮮半島與中南半島兩次同中共及中共援助的共黨對壘的美國，不見得會比蘇聯更值得中共信賴的朋友。筆者更願指出，中共在共產集團已經沒有朋友，它會把一些「帝」「超」國家當作真正的朋友嗎？中共說和美國交往，是戰略性的長期政策而不是權宜之計。這些話的可靠性究竟如何？

最後，我們該談一下中共和蘇聯的關係，那決非是固定不變的。耿飴於啓程赴美前的記者會上說，由於莫斯科的目前的霸權主義，「中」蘇恢復五十年代的密切關係是不可能的。他說，「中」蘇關係不可能恢復以前的狀況，「美國朋友對這一點可以放心」^②。這些話等於沒有說，因爲今天沒有人會相信中共和蘇聯的關係，能恢復到以前五十年代的狀況，問題在它們是否可能有限度緩和乃至和好呢？耿飴的話本身就頗耐人尋味。如果看到目前中共內部的若干作爲，以及爲蘇聯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等等，會使人相信中共正爲有限度和解預留地步，而蘇聯也一方面以戰迫和，一方面期待着八十年代中共會與蘇聯修好。

目前中共的作法是，一方面避免正面刺激蘇聯，向蘇聯乞求和平推行「四化」，以充實其對抗蘇聯的能力；一方面以反蘇姿態，賺取西方援助，以提高其對蘇談判與和解的資本。兩面人，兩套手法，能够維持多久，中共本身也未必有把握。不過，目前已可肯定，經過新越戰、伊朗、阿富汗等等事件後，中共會把美國看成一個並不十分可靠的普通強國，而蘇聯却是足以威脅到中共生死存亡的超級強國。即使撇開意識形態不談，如果蘇聯要玩「中共牌」，是未必會比美國拙劣的。屆時，對中共的軍事技術援助乃至認爲它的洲際飛彈不致威脅自由世界，就會成爲未來的笑柄，不，該說是隱憂了！

註② 法新社北平（一九八〇年五月廿四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五日）第一面。